

清儒學案

世華



榮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天津徐世昌

心伯學案

當塗夏氏兄弟自相師友各有成就心伯學兼漢宋尤尊
紫陽粹然儒者謙甫擘音韻兼深史學留意時務持論宏
通卯生懲攷據之流失於乾嘉諸儒抨擊不遺餘力亦未
免意氣用事矣述心伯學案

夏先生斡

夏斡字心伯一字弢甫當塗人父鑾字德音號朗齋嘉慶元年
舉孝廉方正以優貢官徽州訓導訓士極嚴有屈辱必爲之直
嘗謂士習宜整頓士氣亦宜培養學宗程朱篤行爲時所稱先
生承家學道光乙酉舉人以武英殿校錄議敘官吳江婺源教

諭生平不求聞達在婺源十八年與生徒講學惟以誦法朱子
相勸刊發小學近思錄示學者入德之門士習丕變農隙之時
周歷鄉村與民講約以淺語闡發聖諭十六條附刊律例之簡
明者於後嘗曰教官以教爲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有責焉咸
豐初粵匪擾東南先生倡團練與婺人約曰七十老翁不能任
天下事願與若死守婺而已城賴以全擢潁州府教授以道遠
不克赴左文襄宗棠督辦浙江軍務聘參戎幕先生建議以徽
爲江浙門戶救婺卽以圖浙後路肅清而後浙可安枕又謂用
兵之要以慎爲先未復之地慎進攻不可輕犯賊鋒致墮詭計
已復之地慎回顧不使賊出我後頓棄前功文襄韙其言先生
又籌貸銀米給留徽及金嚴諸軍以功保內閣中書先生爲學
兼綜漢宋長詩禮二經而尤深於朱子之書義理訓詁名物制

度說文小學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撰著以輔翼世教
爲心桐城方存之嘗稱其檀弓辨誣三卷有功孔子述朱質疑
十六卷有功朱子同治七年門人吏部胡侍郎肇智以所繹聖
訓附律易解及檀弓辨誣述朱質疑進御有年屆耄耄篤學不
倦之衰並命武英殿刊刻頒發天下榮之十年卒年八十三他
著有學禮管釋十八卷讀詩劄記八卷附錄五卷學制統述二
卷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六書轉注說二卷養疴三編八卷
賈誼政事疏考補一卷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景紫堂文集十
四卷晚歲又著易君子以錄二卷聞見一隅錄三帙

參弟燮
撰行狀

詩樂存亡譜序

古人祭射燕享有樂則必有詩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詩有歌有

賦有奏有樂有管有歛之不同歌賦者口誦其詞以詩為主雖

有琴瑟助歌而已貴人聲也

虞書搏拊琴瑟以詠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人鼓瑟則二人歌

也奏者以鍾鼓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先擊鍾後擊鼓以奏九夏

樂管以笙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

陔白華華黍注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疏謂笙奏新宮三終

歛以籥

籥章歛幽詩注歛之

者以籥為之聲

皆播其詩於樂中以音為主若今之樂曲矣歌誦之詩

頌在學宮學士以時肄業

王制冬夏教以詩書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文王世子春

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按誦絃即搏拊琴瑟以詠

故至於今不廢奏歛諸詩樂人職之

鍾師笙師籥章諸官

不頌在學宮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亦與之

俱亡後世因笙詩不存遂謂有聲無詞然古人之詩未有無詞

者也識此意者惟鄭康成其注鍾師九夏云載在樂章樂崩亦

從而亡最得其實惜未能堅持不易融會貫通耳徧檢周禮儀

禮禮記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樂曰歛曰管

之詩無一不亡此可以決然不惑矣騶虞采蘋采蘩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

諸侯奏豳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所以不亡者其詩列二南之中二南者房中

絃歌之詩也若豳首則亡之矣新宮所以不存者其詩主於下管笙師職之雖宋公偶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明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刪詩笙詩未嘗無詞豳詩雅頌自有其詩非七月之所能分亦非楚茨載芣之所能假作詩樂存亡譜以俟達者覽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序

廿二部集說者集崑山顧氏亭林婺源江氏慎修金壇段氏茂堂高郵王氏懷祖歛江君晉三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庠分唐韻爲詩六部麤具梗概而已顧氏博攷羣編釐正唐韻撰音學五書遂爲言韻者之大宗嗣後江氏段氏精益求精並補顧說

之所未備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學之大成矣王氏與江君未
相見而持論往往不謀而合故分部皆二十有一王氏不分東
中未爲無見然細繹經文終以分之之說爲是而至部之分則
王氏之所獨見而江君未之能從者也今王氏已歸道山而江
君與所夙契爰斟酌兩先生之說定爲二十二部竊意增之無
可復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乎五先生之說者皆凡說也
述朱質疑序

所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仰止欲
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習聞鄉先
賢之教所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誦瀟朱子相勸
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
多異論高明之士旣震於其言而匍匐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

業者名爲遵朱問以朱子平生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獵取詞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干篇釐爲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嗟乎朱子之道又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魯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著足下艱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倫察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己由是真儒名世二而一之此所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

辯論便泰然自附於朱子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尙冀海內之高賢碩德眞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
學制統述序

古者學校之制至周大備自閭里鄉遂以至王宮四郊莫非設學之地自父師少師以至樂正司成莫非設教之人其文詩書禮樂其倫君臣父子其行孝友任卹故一時人才輩出通明學術曉達治體以措諸家以施諸國以推諸天下裕如也漢唐以來言學制者紛紛迄不得其要領惟北海鄭君之注融會貫通若合符節其散見於各經者可考也今上御極之三年二月上丁天子臨廡講學臣所校書中祕得與圓橋之觀學徒帥宗楙宗楙昆季覩聖朝之鉅典發思古之幽情以成周學制質問於

是做朱子儀禮釋宮錢氏文子補漢兵制之例刺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又別爲問答以發其意成書二卷名曰學制統述述之云者依經求例依注求經不敢自逞臆見也統述云者每解一經必融會全旨每闡一注必貫串全經不敢畧一漏十也凡說經之法皆當如是豈獨學制乎哉

檀弓辨誣序

檀弓一書專爲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九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子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造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

幼而無父謂之孤瞻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愼終於葬豈宜有悔而檀弓則造爲防墓崩以誣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爲旣祥彈琴笙歌以誣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禦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誣焉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掊擊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弓者豈其流亞與然墨荀二氏之非毀孔門人皆知其爲非爲

毀也檀弓則託於記禮之詞問答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戾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訾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傑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文集

琴張非子張辨

漢賈景伯鄭仲師以孟子書之琴張卽顓孫氏子張趙邠卿注孟子又甚其詞日子張之爲人蹠蹠譎詭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近焦氏循著孟子正義厯引荀子呂氏春秋馬融論語注以醜
詆之誣謗先賢莫此爲甚竊以爲大不可也論語雖載師也辟
然與曾子之魯柴子之愚仲子之嘒並得聖人之教以化其偏
曾子雖有難並爲仁之語此朋友責善之道不足爲子張病觀
論語所紀子張之格言至論不一而足而問仁問政夫子皆舉
全量以告之孟子謂其與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其爲孔
門升堂入室之賢夫復何疑琴張之與顓孫截然二人有四證
焉左傳昭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生於魯襄
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十年年三十歲子張尙未生其證一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下厯引論語干祿問行問達以實之
不及孟子之所謂狂一字其證二家語有顓孫師又有琴牢字

子開一字子張判然爲二人其證三漢書人表列子張於三等
前爲曾子後爲曾皙明爲孔子之弟子列琴牢於四等前爲隰
成子後爲楚子西明非孔門之弟子其證四以此四證印之琴
張之非子張審矣琴張之爲人見於莊子踰越禮教實甚而謂
有聖人一體之子張肯爲之乎荀卿不難詆子思孟子以造詞
飾說之非何有於子張馬融注論語以辟爲邪辟此自季長之
妄於子張何損呂氏春秋謂子張爲晉之鄙家謂起自都鄙之
家卽細氓也與尸子謂子路爲卞之野人同必以是爲短子張
然乎否乎總之賈鄭及趙氏之注皆無稽之談康成之注論語
元凱之解左傳俱不以琴張爲子張此大彰明較著者也焦氏
曲徇邠卿之注誣毀先賢其得罪聖門不亦大乎

又論語之牢鄭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其爲琴牢家語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
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杜預注左傳遂以琴張爲琴牢蓋襲家語之誤

古文尙書不可廢說

疑古文者自朱子始黃勉齋作行狀特載疑古文之詞其意蓋亦深以古文爲不然也然朱子中庸章句敘發明大禹謨十六字爲歷聖傳心之要而文集雜著中大禹謨一篇字箋句釋雖於曰若稽古三句頗致其疑

朱子曰吳氏謂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仿二典爲之皋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

而其餘闡明精訓幾無餘蘊以爲能備二典之所未備不獨此也如與潘子善論虺誥答吳晦叔論伊訓答潘子善論太甲答石子重論咸有一德答或人論說命答徐元聘論泰誓示諸孫讀旅獒皆津津有味乎其言之然則古文雖僞而其言之足以

垂世立教其見取於朱子如此繼朱子而攻古文者自宋元迄明代不乏人至我朝閻百詩惠定宇諸先生出穿穴抵釁搜瑕索瘢耳食之徒眾喙一詞莫不唾而棄之矣然古文之僞在乎來厯之闇昧筋脈之緩弛文氣之散漫而非謂古昔之格言正論不藉是以存之也李文貞公光地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

見晉書荀崧傳

厯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

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卽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方望溪苞曰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王白田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

謚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氣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阮相國元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於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來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